



王家誠酷愛繪畫，也熱愛寫作，這兩樣事都叫他廢寢忘食。統觀他的作品產量，並非屬於那種下筆千言的作家。小說家兼文評家隱地先生曾經很中肯地說：「他把寫作看成是一樁嚴肅的事。由於過於講求意境，他的作品比較枯燥。然而讀者如果肯細心讀他的作品，會發現他作品中閃爍着敏銳的感覺。儘管他的文章形式各異，缺乏統一風格，但他有內在的一致性，且每篇都有深刻的思想。」

他自己也說：「當我從事創作時，我認為應忠實於自己的思想、感受，因而我的作品常被認為比較晦澀難懂。但在寫理論或分析性的文字，我則盡可能的考慮到溝通的性能，因為這些文章等於是一座橋樑，不但要使人接受並要具有說服的力量。」

王家誠又相信，將來各國的創作最終都會走上國際性的，但當然還是以創作者的「我」為本質。作品的價值不在於所使用的工具是「南胡」還是「小提琴」，而在於精神上的融合和真實的感受。總結起來，我們可以說，他主張每一個創作者的心靈世界應當自由翱翔。你的世界由你自己創造。

目前王家誠和他夫人趙雲，倆人同在臺南師專教書。長女和次女都已在國中就讀。

尹雪曼

尹雪曼，原名尹光榮。河南省汲縣人，民國七年三月十五日生。國立西北大學畢業，美國米蘇里大學新聞學院碩士。曾任文化局第二處處長等，現任行政院國軍退除役官兵輔導委員會參事，兼文復會文藝促進委員會執行秘書。民國二十二年開始寫作。

尹雪曼出生於河南省北部（豫北）汲縣東鄉禮原鎮上。他從小在鄉村裏長大，讀初中的時候，才離開故鄉，跑到汲縣城裏。汲縣實在是够美麗的一個縣城，城南有道清鐵路車站，城西北還有平漢鐵路通過。

尹雪曼的創作以散文見長，然而他第一次發表（開封河南民報副刊）的創作却是一首詩。早在民國三十三年、四年，他的散文就開始在當時的「東方雜誌」上發表。更早，從民國二十四、五年起，他的散文和短篇小說則已在當時的天津大公報上登載。抗戰開始後，陳紀澄先生主持大公報副刊的編務，尹雪曼的散文和小說，很受陳先生的激賞，因此，發表的尤多。後來，他把這些散文和短篇小說集起來，交給重慶商務印書館，由該館編為「大時代文藝叢書」第二輯中的一冊，於民國三十二年出版，書名「戰爭與春天」。當時，很受大後方的青年們所歡迎。穆中南先生曾經說他「文字清麗、簡樸，而感情真摯。讀起來，不僅令人覺得文筆流暢，還覺得盪氣迴腸，餘味無窮。」

抗戰勝利後，尹雪曼先在重慶新蜀夜報主編副刊，復赴上海益世報任採訪主任，並一度主編副刊。這段時間因為工作關係，便寫得很少。民國三十八年，尹雪曼帶着他的家人從上海逃到臺灣。到臺灣後，他的作品逐漸多起來，而且最值得欣慰的，是他在三十八年前，散文寫得多，小說寫得少；以後則相反。而且，在產量上說，他三十八年前的作品多半散佚，除了前述「戰爭與春天」外，都無法搜集起來印行。但來臺之後，印成集子的，先後已有十六部，並另有三部正在印刷中。

尹雪曼在他的「我的寫作生活」一文裏有一段話，說得很有見地，同時也可說是替那些產量不太「豐盛」的作家打氣。他說：「文藝寫作不是一件可望『急功』或『速成』的事。它有賴於智識、見解、與生活體驗的積累。而一個作者的成就，亦並非一定要『著作等身』。因為事實上有許多作家的成名，祇靠一篇文章，或一部小說，而那些有『等身著作』的人，却常在轉瞬間消失於讀者的腦際。因此，問題是不在多，而在如何寫一部成功的作品。」

談到寫作，他最喜歡說：「我們走得慢，走得遠。」雖然他自謙過去的作品都不够好；但一位作家能在讀

者印象中，歷久不衰，也足以證明他的作品，必有感人的地方。



楊乃藩

楊乃藩，筆名耐煩、乃凡。上海市人。民國四年三月二十四日生，上海大夏大學教育學系畢業。現任中國時報主筆，中國文化學院新聞系副教授。大約高中時代開始寫作。

「除了經常性的工作外，我在四家日報，兩家週刊，一家半月刊，三家月刊固定的寫稿，另外還在七、八家雜誌不定期的寫稿。論篇數，每月在三十五篇到四十篇之間，論字數，每月最少六萬餘字，多則十萬字左右。」

前面這段文字是楊乃藩於去年五月間發表的一篇自傳性文章的一部份。楊乃藩先生算得上是文壇一員老將，不但寫得久也寫得多。他十五歲到上海讀高中，就開始投稿。據他自己說，當時的「地盤」是新聞報的兒童週刊、中學生雜誌等。一篇登出以後，輿論大增，靈感泉湧，就源源不絕的寫去。乃至編輯來信說他稿子寫得不錯，也適合他們的需要。不過照他這樣多產的程度，即使全部篇幅都登他的文章，也還不够。

楊乃藩，上海市人，生長於江南魚米之鄉。他父親從事教育工作，並參加早年之革命組織南社，對於故鄉之公益事業如潛河等工作亦多出力，所以當時他家雖然清寒，但頗受鄉人尊敬。楊先生唸的雖是教育，然而離